

陆世鸿 编著

墨子

中国书店

陆世鸿 编著

墨子

中国书店影印

据中华书局1947年版影印

墨 子

*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通县财联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2.5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定价: 0.75元

自序

食、色、性也。性之所至，不知自抑，便可星星燎原，釀成極大罪惡。佛家尅制私欲，先從滅性入手：人皆山珍海味，我獨甘於藜藿；人皆夫妻恩愛，我獨枯守蒲團；一個人對日常生活的環境誘惑，誠能如此絲毫無動於中，則在名利競逐場合，自然不致再爭雞虫得失了。可惜這方法太使人難堪，與其偷偷摸摸，違背戒律，何如率性卸下那副假面具？

儒家以禮教尅制私欲，衣帛食肉，均須視齒德的程度而分別享用，不許僭越。「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像管仲那樣勞苦功高，「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就算他家私設反玷，似乎也毋妨另眼看待；但聖人尙謂「管仲而知禮，孰不知禮」？斥責不稍假借，這樣把階級劃分得清清楚楚的社會，如果人人安分守己，確乎最爲公平合理。可惜人類的欲望，「做了皇帝想登仙」，永無止境。上層階級藉口荀子所說：「不美不飾，不足以一民；不富不厚，不足以管下；不威不强，不足以禁暴勝悍。」緣是恃勢弄權，擅作威福，厚斂百姓，供奉一身。結果漸致「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王公大人的珠、玉、鳥、獸、犬馬，固愈聚愈多；而被壓迫的民衆，則掙扎在饑餓線上，水深火熱，呼籲無門。

墨子尅制私欲的方法，較諸佛家滅性修行，固似近情合理；但其以自苦爲極，亦殊儉而難遵。

他認為國家失地千里的禍根，雖未能直接歸咎於執政者的食前方丈；而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問其日常飲食起居，也不過茅茨土階，和黍稷不二，羹醢不重。所以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字原則下，主張節用非樂，降低一般生活標準。他希望人無貴賤，必須設法有飯大家吃，他喊着「兼相愛，交相利」的口號，竭力提倡犧牲小我以殉大我。

剋制私欲的目的，倘僅止於「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那是楊朱的爲我主義，變成避世思想了。墨子以天下爲己任，心存經世，他除了自己刻苦勵志以外，還想干涉王公大人的：「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試思王公大人既自命爲天之驕子的貴族，豈肯遵效「賤人之所爲？」

荀子崇尚禮法，階級觀念最深，他說：「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又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他竟認爲墨子的「卑小宮室，損薄飲食。」似乎祇是自己窮得沒有領教過錦繡絺綌的妙用和樂趣一般未免跡近侮辱。墨子說：「長無用，好樂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這一段話，解釋得明明白白，墨子豈真有福不會享？荀子不明墨子的用意，却說墨子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係其私憂過計。他譏笑墨子「勞苦頓萃而愈無功」，不知墨子的不能轉移風氣，挽救時艱，並非其學說的藥不對症；實因當時社會的病根已深入膏肓，單靠墨子及其徒衆的少數人剋制私欲，「杯水車薪」，難免有藥力嫌輕之感。荀子囿於私見，排斥墨學，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遂使那

墨子

胥出於藍的門生李斯，竟把一個窮奢極欲的秦始皇，捧成了極權政治的典型人物。但李斯本人，既不克保全首領以令終，而秦代的豐功偉績，也祇如曇花一現，太欠長久了。

胡林翼說：「方今天下之亂，不在強敵，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難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義而莫之懲。」此言真千古不易。至於振奮人心以轉移風氣的唯一方法，要不外乎仍宜致力於剋制私欲的功夫，私欲剋制一分，公理伸長一分，天下治亂興亡的關鍵，全繫於此。王陽明的朋友嘗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陽明教他說：「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我想世界上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的人，不知多少，但又誰肯當下即去消磨呢？

墨學的大意，我已約略介紹於本書，茲不贅述。我今說明我寫此書的目的，祇是希望讀者若能受墨子天下爲公的精神所感召，偶爾私意萌時，借來剋制一下，倘得人人不恥爲墨子之徒，則民族復興，敢信必更有加速實現的把握。

民國三十三年大暑思紅陸世鴻自序於重慶

墨子

目錄

一、墨子的新認識·····	一
二、墨子的身世考·····	五
姓氏問題 籍貫問題 年代問題	
三、墨子思想的淵源·····	九
尙文尙質的觀感移轉 痛恨士大夫舍本逐末 由魯宋的對比而覺悟	
崇禹勵志以勗徒衆	
四、墨子的學說·····	一四

(一)從書本研究	篇數問題	真僞問題
----------	------	------

(二) 從理論研究

兼愛

貴義

非攻

節用

節葬

非樂

天志

明鬼

非命

非儒

其他

亡國徵象的認識

用人標準的選擇

法令制度的統一

修身務本的教育

利害取舍的權衡

五、墨子的事跡

四九

止楚攻宋

勸告齊魯

獻書

辭封

使衛

木齋

被囚

六、墨子的徒衆

六四

同門的互助

徒衆的活動

團結的領袖

七、楊墨的關係

七〇—七二

墨子

一 墨子的新認識

墨子在先秦諸子中，名頭相高大，真可說是提起了婦孺皆知。有人說：「墨子的名頭之所以能如此高大，實實在在還是給反對他的孟子所罵成功的。」這話也有理由，誰都不能否認。

中國在新式教科書沒有出版以前，讀書人捧着四書五經當必修課本，已有悠久歷史。這樣一代一代傳下來，凡屬孔孟之徒，豈有不把「攻乎異端」的異端，看作洪水猛獸一般。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一)。他老人家的原意，無非告誡後學於修業之際。必須專心致志，不可見異思遷。並非不容他人立說。墨子的學術地位，實際不亞於孔子。當時比較客觀的學者，大都並稱孔墨。韓非子顯學篇說得更明白：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

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孟子出世在楊墨學說正風行天下的時候，當時社會輿論，不逃於楊，即歸於墨（二），對於儒家的中庸學說，反而並不熱烈擁護，他既受業於孔門，便借了孔子那句話，作為排斥異己之用，他覺得這「攻乎異端」的總司令，「舍我其誰」（三）？依其個人觀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四），一般非儒的學者，似乎都已染上了色彩，他喊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五），這個口號何等響亮。

小孩子哭不停的時候，大人驅他麻胡來了。小孩子從大人的表情方面感覺到麻胡的可怕，便會嚇得不敢做聲。至於那麻胡的本身是什麼東西？莫說小孩子不知道，實際連大人自己也莫名其妙。據「朝野僉載」的記載：

「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

又據「大業拾遺記」的記載：

「煬帝將幸江都，命將軍麻胡澄河。胡虐用其民，百姓惴栗，常呼其名以恐小兒，或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聲止」。

又據「會稽錄」的記載：

「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

其他傳說很多，究竟麻胡是人是鬼、似乎誰也沒有纏清楚。但麻胡之爲麻胡，却就這樣糊裏糊塗地被人喊得大名鼎鼎，從此變成小孩子心目中一個可怕的對象了。

孟子所距的楊墨，如果也像麻胡一般，原是無影無蹤，那末這個可怕的對象，或許永遠不致戳穿西洋鏡。偏偏墨子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他的徒子徒孫，又頗有幾個天下名士顯人（六），雖墨學始終爭不過儒學，而先哲的嘉言懿行，究未易完全抹煞，後世聖人之徒，除非真正不敢研究墨子，否則，祇要稍爲涉獵，便覺得墨子之爲墨子，自有其不朽的精神，令人景仰。尤以昌黎的態度最光明。他說：

「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我們知道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也是一個相當自命不凡的儒宗。他爲了諫迎佛骨，排斥異端，也曾盡過相當的衛道責任，他要不是一个貫通諸子百家的博學多聞者，豈肯貿然對墨子表示心折。

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像這樣不合邏輯的論調，老實說，我相信孟子一定根本沒有研究過墨子的學說。他又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那是墨子的罪狀嗎？捨不得把長衫卸下來的儒家，以不耕而食爲君子，以學稼爲小人（七），坐而言的

勞心者，可以役人，起而行的勞力者，祇應役於人（八），他們自己一心想安富尊榮（九），優哉游哉，怎能瞧得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一〇）的墨者之徒。但現在是該手腦並用的時候了，誰肯犧牲小我以殉大我，正苦求之不得，我們拚着不做聖人之徒。且來研究一下墨子看。最低限度，我希望讀者應該以純乎客觀的心理，對墨子作進一步的新認識。

註：（一）見論語爲政

（二）孟子滕文公「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三）孟子公孫丑「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也」

（四）語出傳玄箴，喻人之性情，易因習染而化。但「朱」實暗指楊朱、「墨」實暗指墨

翟。」

（五）見孟子滕文公

（六）呂氏春秋尊師篇「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

人」。

（七）論語子路「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

（八）

孟子滕文公「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九）孟子盡心「君子居是國也，其

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十）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

也。」

二 墨子的身世考

(一) 姓氏問題

墨子，姓墨名翟，本來不該再有什麼問題。叵奈古書的記載太簡略，據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可惜他僅能說明墨翟是姓墨而依然提不出墨子以外，另有其他姓墨的人，因此頗有人懷疑墨子並非姓墨，認爲墨子平生奔走得辛辛苦苦了，他那灶上的烟囪，雖有「墨突不黔」(二)之說，似乎永遠燻不黑，而他那飽經憂患的尊容，却被僕僕風塵，染得面目黧黑，遂致綽號墨子，伊世珍的瑯嬛記，引賈子說林，竟說墨子姓翟，他的母親曾夢日中赤鳥入室，所以替他取名曰「烏」。這種無稽之談，原可不必多辯，但墨子貴義篇記載這樣一段故事，大意如下：

墨子有一次到北方齊國去旅行，路上碰到一位星相家，善觀氣色。他對墨子說：「今天上帝在北方殺黑龍，你是黑色的人，北行犯忌，還是趕快回轉吧！」墨子當然不會相信那些瞎三話四的朋友，自顧自向北進行。不料走到淄河南岸，果然適逢水漲流急，沒有方法渡過去，便退了回來。剛巧又被那位星相家碰到了，他對墨子說：「怎麼樣？你不信嗎？我告訴你不可向北走。沒

淹死是便宜了你」，墨子反駁說：「淄河水漲，兩岸被阻的人，不知多少，膚色有黑有白，爲什麼都會渡不過去？並且聽了你的話，上帝今天殺黑龍，明天殺青龍，後天殺赤龍白龍，豈不要變得路上沒人敢走了？真是荒乎其唐！」

由此看來，墨子的一副「印度式」尊容，大概是無可否認了。究竟姓不姓墨，到如今還沒有人能確定。

（二）籍貫問題

墨子的籍貫，或說是宋人（二），或說是魯人（三），甚至有人說魯是魯陽（四），竟把墨子又變成楚人。魯陽文君曾稱墨子爲北方賢聖人，墨子非楚人，那倒是極容易證明的，但墨子雖曾做過宋大夫，却不一定是宋人，他在魯國的時候很多。越王因公尙過的介紹，特爲東車五十乘，想請墨子到越國。照魯問篇的記載，是向魯國去迎接他的。公輸般爲楚造雲梯，設計攻宋，墨子趕去阻止他們；這段故事，古書的記載很多，像呂氏春秋愛類篇，淮南子修務訓，都說墨子是由魯出發至郢，一般的研究，認爲墨子是魯人，比較的成分居多。又據呂氏春秋當染篇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史角的子孫，雖不是著名人物，而墨子的求學時代在魯國，大概不成問題了。

(三) 年代問題

後人查考先秦諸子的事略；差不多已公認以「史記」爲最可靠，偏偏太史公沒有撰墨子列傳，未免遺憾；並且他既明明知道墨儒兩家的後學互相非難，已似勢不兩立的冤家對頭，却故意把墨子的名字，附綴於孟荀傳的末尾，真不知司馬遷之心，爲什麼這樣瞧不起墨子？尤其可恨的，史記對於墨子的年代問題，糊裏糊塗來上兩個「或曰」，他說：「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害得後人疑惑惑惑，縱有熱心的考據學者，想清查舊帳，老實說，恐怕誰也無法查清這筆糊塗帳了？但學說的成立，和時代背景，最有關係，我們研究墨子，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又不便忽略過去。

墨子書中有提及孔子的話，孔子書中沒有提及墨子的話，以此斷定墨子在孔子之後，這也未嘗不是一個理由；但嫌不夠充足。孫詒讓斷定墨子當生於周定王初年，卒於安王之季，享壽約八九十歲。他編了一張「墨子年表」，自己說「雖不能詳確，猶瘡於馮虛臆測，舛繆不驗者爾」。平心而論，這樣的考據，總算成績不錯了，但孫詒讓所說的定王，當指貞定王而言，他認爲墨子的生卒年月，應在民國紀元前二三七九——二二八七年之間，因爲真正的定王，遠在民國紀元前二五一七——二四八九年，那時候連孔子也還沒有出世呢。

(四) 學歷問題

淮南子主術訓說：「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要略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這種說法，孫詒讓力駁其非，他認為樂爲六藝之一，如果墨子真能學通六藝，似乎決不致再主張「非樂」。關於這一點，恐怕未必盡然。因爲一個人反對一件事情，不一定說他對這件事情不懂得。而且反過來說，如果對於自己所反對的事情，根本沒有懂得，這是盲目的批評，既無意義，亦無價值。墨子所主張「非樂」的「樂」字，本不專指狹義的音樂而言。這個問題，姑且不談。現在單看非樂篇中墨子自己說「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笙簧之聲，以爲不樂也，」即可證明墨子決不是一個「樂」的全外行。

有人引用禮記「翟者，樂吏之賤者也。」的解釋，認爲墨子或是一個樂吏出身。他的真姓名，本來很難考據，也許「翟」字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職稱。

這些話是否靠得住，恕我不敢担保。但藝文志說「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他們認爲史角是史佚的子孫，史角是給魯惠公特地向天子那裏恭請得來專司改良郊廟之禮的，所謂郊廟之禮，無非以樂舞爲重，墨子既曾受業於史角的子孫，倘說他跟史先生學過樂舞，大概不能算是完全無稽之談。

註：（一）班固答賓戲「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意謂墨翟心存救世，奔走四方，所居之處，炊煙未及燻黑其灶突，即已匆匆他去也。（二）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脩身篇楊注，元和姓纂，皆謂

墨子爲宋人。（三）呂氏春秋當染慎大篇均註墨子魯人。

（四）畢沅武億均以魯爲魯陽。

三 墨子思想的淵源

(一) 尙文尙質的觀感移轉

古代郊廟之禮，相當隆重。召集全體貴族，必恭必敬，祭神如神在。在這種緊張而又神祕的空氣中，本來很容易感動人心。孔子入大廟〔二〕由「每事問」的調查經過，下了一句「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結論。

我們知道三代之不同，是「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由質而文，原屬自然進化狀態，但「尙」是提倡的意思，如果偏重了「質」或「文」，抹煞另一方面，那又發生問題了。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他老人家所主張的「文質彬彬」，「確乎是中庸之道」。因為「質」是樸實的意思，太過樸素，專講實惠，未免嫌其鄉土氣，不能登大雅之堂，「文」是虛儀的意思，太過虛偽，專講儀表，未免流於貴族化，不能切合實用。可惜孔子儘管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而他既提倡了從周的尙文，大概到墨子看見的時候，已文得有些過火了。

(二) 痛恨士大夫舍本逐末